

题词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浴日老而不朽

与孙子同不朽

于右任

于右任（前监察院院长）

浴日同志千古

志績可稱

陳誠

陈诚（前副总统）

浴日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辟

儀型宛在

彭孟緝題



彭孟緝（前参谋总长）

浴日同志千古

學雷韜鈴

俞鴻鈞

俞鸿钧（前行政院长）

浴日先生千古

兵學留芳

戴仲玉
拜執



戴仲玉（前陆军少将）

浴日先生逝世纪念

筆陣流徽

徐培根敬題



徐培根（前陆军上将）

我日月刊纪念
李浴日先生特拜

著英聲於戰鬥是吾堂
之瑰奇痛骨志以長往
式永共之道徽

馬超俊敬題



马超俊（前总统府国策顾问）

浴日同志千古

夙研兵法 學有專精
文壇之彗 吾堂之英
玉卷遠赴 耀失其明
細懷逝者 愴兮予情

鄭彥棻

郑彦棻（前总统府秘长）

海湛斯奇士生平俠氣
偉道風宗孔孟岳陽
完孫岳岳氣持千古
雄心敵萬夫無言捐軀
左腹痛見遺書 賦悼
浴日先生 景寒超

浴日吾兄逝世紀念特輯


痛失兵家

劉詠堯

題輓

刘咏尧（前陆军上将）

梁寒超（国民党元老）

藏門月刊
李浴日先生紀念碑
遺著斑斕 充我武庫
光復大陸 完君壯志
何 彤敬題


何彤（前陆军中将）

诗 词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浴日兄千古 弟廖忠国敬挽

「兵学号角」先吹起

「战斗精神」正发扬

鹧鸪天——哭李浴日将军 臧启芳

几载同心策反攻，相期会饮抵黄龙，
那知一夕秋风冷，痛使千人泪点红。
胡未灭，梦成空，料君饮恨永无穷，
他年破虏收京国，重奠英灵大海东。

悼文友李浴日先生 易苏民

胡为天不假君年？文友仙游我欲颠！
韬略运筹怀国宝，儒林笔阵仰才贤。
著成万卷中兴策，壮志未酬身已捐！
海峡战云密布日，英雄泪雨雨如泉。

哭浴日兄 弟王廷拔拜挽

溯自论交 十有余年 忠党爱国 志节弥坚
钻研兵学 著作成千 私淑孙子 独得心传
夫唱妇随 共砚同编 待人接物 道义烨然
遽云仙逝 争悼时贤 永怀故友 此恨绵绵

哭李浴日兄 刘闻祖拜挽

所志期千里 咸称有数才 未能为世用 真是呕心来
俊发原难永 催残尽一哀 了知天上去 再莫入尘埃

谨以此纪念浴日好友 明珩东顿首

李先生是懂得兵学的，
明瞭兵学的，
而且是——生活在兵学的第一人！

浴日学长千古 曾今可

几番风雨忆同舟，相契苔岑异俗流。
孙子新篇真盖世，谪仙才气已横秋。
论兵方待收华夏，应召惊闻赴玉楼！
天不永年复何语，等身著作足千秋。

挽李社长浴日 战斗月刊社同仁

虞卿昔著书，云是遭穷阨，斯人具奇才，乃亦同柳塞，
兵机十万言，尽发此中默，庙廊胡失致，却为玉版碎，
风流虽尽矣，精爽留魂魄，空堂开遗篋，一览动余威，
兹幸篇墨存，零落得重拾，缅怀盍簪好，永念同人益，
怆然尽一哀，俯仰俱陈迹。

悼李浴日先生

刘玉章

（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国古代，文武合一，孔圣曾以礼、乐、射、御、书、数设教，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为施政之鹄的，故能养成体用俱备文武兼全之人才，以保国而卫民。

两晋以来，俗尚清谈，日习于重文轻武，学者耻言兵事。主政人物多不懂战略，以致其所措施不但不能配合军事，甚至给与军事上以最大的不利和妨碍。

迨至清末，变法维新，军事虽有更张，但仅能摹仿东西各国之皮毛末技，对于军事思想与兵学原理，则仍悬之高阁。在此举世皆醉之际，李浴日先生独以文人研习兵事，本 国父革命战理，焚膏继晷，勤究古今中外军事哲学并发为宏论，创办世界兵学，编著《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孙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抗战必胜计划》、与《台湾必守铁证》等书，对军事学术之介绍，及鼓励士气、振奋民心、促进反攻大陆，功在党国。年来参赞金门游击部队，主编《战斗》月刊，阐扬 总统「无金马即无台澎」之指示，义正词严，唤醒自由世界，感动爱国心声，贡献殊伟。不意正当此反共抗俄重要关头，消灭共匪肃清邪说之前夕，遽闻溘逝，吾党失一代完人，军中失一大兵学大师，遥忆姑苏城外，虎丘东麓，浴日先生铢积寸累所建立之孙圣纪念碑，方为狐鼠所噬，不禁悲愤而倍悼之也。

李浴日与中国学兵

邓文仪

（前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一、中国兵学与历史教训

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正在长期的内忧患中考验，六十年来的中国革命运动，更是不断在革命战争中进展，国家兴亡，民族盛衰，革命成败，都决于国内战事与国际战事的胜败，而战争胜败的关键，却繫于中国兵学。

民国以前的革命战斗，曾经过十次的失败，但终于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一役获得最大胜利，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民国十三年以后的革命战争，由东征北伐到安内攘外——剿匪抗日，曾经百战，胜败互见，但终得到抗日战事的最大胜利，这是中国兵学最发达的结果，也是中国革命战事无限光辉的纪录。

中国三十年来的反共抗俄战争，自民国十六年清党反共到民国三十九年大陆沦陷，以至最近的反共抗俄，不论清党反共及剿匪戡乱，都曾在战场上得到最大的胜利，如民国十六年的清党运动，曾在看不见的战事中，驱逐实际几已控制中国的第三国际代表团与俄国顾问，消灭超过十万的中国共产党与其裹胁十倍以上的农工武装暴动的组织和群众；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的长江流域与西北各省的清剿共匪战争，曾消灭号称百万的共党匪军，民国二十九年安徽南部解散新四军，曾将数万共匪军队及十数万被裹胁群众全部俘虏与解散，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后接受日军的投降，及三十六年进攻共匪巢穴，占领陕北延安，扫荡山东

共匪战事都得了最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兵学发扬，在国内与国际战争中应用的结果。为什么后来却在东北之战、华北之战、徐蚌之战、长江之战以及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南之战，都节节失败，乃至大陆全部沦陷呢？这是历史上最悲惨最严重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切检讨。

我们平心静气的检讨，认为长期革命战事胜利之后，遭遇空前惨败的原因，虽甚复杂，主要的是由于国际力量的干涉、限制；其次则是党政经济的残破、失败；第三则为人心士气的消沉、涣散；而最重要的乃是在军事本身，一般中上级的将领在长期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缺乏学术上的素养，对兵学没有进步的研究，因而遭致失败。

我国对于兵学的研究，本来极为重视，我国古代兵学的高深完备，即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近代兵学由于国父孙中山先生与总统蒋中正先生的研究渊博，战斗实践，发扬光大，实已把中外古今的兵学，综合整理，彻底应用，而成为现代最完美的兵学。他们不仅有很多新战理新战术的创造发明，而且已把他们研究成一套战术的成果，发展为革命战术，并使兵学与哲学科学融会贯通，成为一种中国救亡图存，复国建国的兵学，而且造成了世界人类继绝世兴废国的一种军事学理。

过去五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多次的胜利，固是革命战术与兵学运用的结果，而其所以累次功败垂成，却是由于一般革命党人与革命军人，未能接受国父孙先生与总统蒋先生一生领导革命，带兵兴学，注重军事学术的精神与训示，因此对于兵学多是一知半解，对于战术思想，更是模糊；所以每在战争胜利之际，

一遇危险关头，就不免中心无主，投机取巧，其更坏者，乃不免争功诿过，怯战畏敌，以致有此惨痛的失败，那是多么使人心痛呢？

自由中国撤退到台湾之后，我们检讨过去戡乱战事失败的教训，今后要反攻复国必须实行「生聚教训」，并从加深研究兵学，普及革命实践的军事训练做起，特别注意陆海空勤及党政军民联合战的兵学研究。事实上由于革命实践研究院及国防大学指挥参谋学校以及陆海空勤各级军事学校的设立，兵学的研究与发展，真是一日千里，三军中充满了战斗、学习、劳动的精神。兵学的发达已造成了近百年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记录。这是今后反共抗俄及反攻复国一定得到胜利的坚实的保证。

二、李浴日与中国兵学

国父孙中山先生在黄埔建军之始，曾经说过：「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并以其讲演之《军人精神教育》为中国新兵学的纲领，后来蒋先生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编印《胡林翼军政语录》；提倡研究《孙子》十三篇及戚继光《练兵实录》，更以其讲述的《科学的学庸》，力行哲学配合着戴季陶先生着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做为国民革命军研究兵学同时研究科学与哲学的张本，从此使得中国兵学建立了一新的体系。

正在中国兵学新体系建立之际，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少人参加兵学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李浴日先生，他在十五年前，以其研究所得著成《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以现代兵学眼观阐释中国古代之兵学，风行一时；接着发起「世界兵学社」的组织，创办《世界兵学》杂志，使中国兵学与世界兵学连系贯通，做综

合之研究；其后更编著《中山战争论》，最近增补改编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将国父依据中国历史的战争理论，由研究到实践的博大精深的结论，整编成一完整的中国兵学的理论体系，同时除鼓励军政人员社会人士普遍研读蒋总统有关兵学的讲演著述外，更策勉文仪编辑《蒋总统治兵语录》，以为一般军事干部研究中国兵学之入门；其后数年李先生又编著《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及《兵学随笔》二书，更具体的把中国兵学与世界兵学之联系研究，及贯通阐扬，提供重要资料参考。这些重要的著述，不仅对过去的中国兵学有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于未来的中国兵学也有重要的启发。

今日研究中国兵学之人虽多，而且中国兵学的进步与发展，亦随着世界的兵学而进步发展，但李浴日先生研究兵学之勤，数十年如一日，著述之多，都为**中国兵学研究纪录之精华**，实在值得我们钦佩与敬重。

李浴日先生自从抗日战争与反共战争发生以来，不仅在世界兵学与中国兵学的学术研究方面，曾做最善与最大的努力，对于中国兵学的实践与应用，亦常在各重要战役及各中上级将领之间，奔走呼号，对于我国军事兴革及革命战争之发展，都曾发生间接的重大的影响，如近数年来自由中国在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战争中，他曾不断走向前线金门参加游击部队行列，主办《战斗》月刊，主张不断向大陆突击，认为反共抗俄战争由于我们采取不断的攻击战术，我们就可以以积小胜为大胜，而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李浴日先生因对中国兵学的困知勉行，对反攻复国战争的尽心竭力，积劳成疾，不幸突然病故，乃是国家重大的损失，这不仅使我们一般友好及三军袍泽，无限痛悼，更对李先生之死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痛感觉。好在李先生的精神，尤其是他研究发展的中国兵学的精神，将永远存在于人间，并且值得我们去效法与师承。

我们相信中国兵学正在积极进步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唯有尽量发达兵学，使陆海空三军都有兵学修养，而且用中国兵学以实施普及的反共抗俄的国民教育，方可使反攻复国的战事，得到胜利的保证，也唯有发达中国兵学，多多研究李先生的著作，得到反攻复国的胜利，方可悼念李浴日先生之死，才能安慰李浴日先生在九泉期望中国兵学发扬光大之英灵。

我们期望中国兵学日益发扬光大，世界兵学家都为反共抗俄争取人类的民主自由战争而努力，我们相信中国兵学泰斗的李浴日先生精神不死，虽死犹生。

悼李浴日先生逝世

陆宗琪

（前立法委员）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李浴日先生不幸逝世了，但李先生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却仍照耀人间，指示着今后的反共建国大业。关于李先生的军事理论，已散见李先生各种遗著，读者已多，无待费词；尤其是在以往对日抗战及现在之反共抗俄，言必有中，早为世人共见，现在仅就记忆所及，论述李先生的政治理论，以为今后建国事业的重大参考。

李先生对军事方面虽无赫赫之功，但李先生的军事理论，确为一般具有赫赫之功的军事将领所推许，同样的，李先生对政治方面虽从未掌握政权，但李先生的政治理论，确为一般有远见有经验的政论家所心折。可惜李先生的政治遗著，散失已多，现在无从考据。仅就对日抗战期间，李先生适任广东省参议员；所有建议及质询，见解精辟，不特言人所未言，且能言人所不敢言。就中曾传诵一时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李先生的「闪电政治」论，李先生的一切建议及质询，虽多至百数十案，但其中心思想，却无一不出发于李先生的「闪电政治」论。什么是「闪电政治」，李先生曾于当时详细阐明，但因李先生的军事理论，太为世人注目了，反使李先生的政治理论，落于次要地位，一般人未有存稿，连李先生的夫人也未有存稿，这不能不算是政治上的一种损失。根据李先生前在省议会的论证和他平日的谈论资料，所谓「闪电政治」的含义，应有三点。这都是今后建国大业所应注

意的，还不仅是切中抗战当时的时弊而已。第一，以为战时政治要在战胜敌人，要在争取机先。要在以最迅速的方法，完成政治的各种任务。这种最迅速的政治方法，就是闪电政治；所以闪电政治，就是反等待主义。第二，以为战时政治要在克服一切困难，而要克服一切困难，又必要以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利的手续，最有效的途径，去处理一切政事。这种最简单便利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闪电政治」。所以闪电政治就是反形式主义。第三，以为战时政治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在变动，处处在变动。有些时候，要在黑暗中摸索，有些时候，要在光明中奋斗。在黑暗时不要灰心，要以不变应万变，在光明时不要骄纵，要时时提高警觉，不断改进。换言之，即战时政治一方是机动的，一方是坚定的，战时要作平时看，平时也要作战时看。在军事建设不要忘记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也不要忘军事建设。以上三点的推测臆述之词，当然未及李先生原意的万一，但这种反等待主义，反形式主义，这种以不变应万变，战时如平时，平时如战时的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反共抗俄大业的重大参考的。

李先生不幸逝世了。我们追悼李先生，我们还应整理李先生的遗著，阐扬李先生的思想，使能照耀人间，长存不朽。

李浴日先生其人其事

柯远芬

（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余与浴日先生由神交而论交，亦可以说是由文字交而道义交。神交则早在民二十八年九年即开始，而正式认识论交则使于民三十六年的时候。虽然时间不能算很长，但是相交之厚，相知之深，则在余之友朋中，浴日先生亦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今《战斗》月刊为纪念浴日先生平生文章报国之功，特出专刊以为表扬，余为知友之一，自然义不容辞，爰记其一二事，以表扬其为人做事的精神，亦以供浴日先生之友朋及后人之范式。

第一，浴日先生感我最深者，莫如其尽瘁兵学的精神。我之所以认识浴日先生者，亦由于其创办《世界兵学》杂志，和译著《孙子兵法新研究》、《战争论纲要》和《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等书。在抗战期中，由于军事读物的贫乏，而浴日先生又感以兵学为抗战建国首要的学术，乃毅然以一文人而言兵事，独力创办「世界兵学社」，介绍古今中外的兵学，宣扬国策，鼓吹抗战，并以提倡国人从事兵学研究，建立中国的兵学思想为职志。其用心之苦，用力之专，及吾辈军人能如此者亦不多睹。我亦就是由于读其书而慕其人，并由此而认识了他，浴日先生虽然不是学军事的，但是他对于兵学的造诣，尤其对《孙子兵法》与《战争论》研究的深湛，在目前恐难有出其右者，由此亦可知其为学的精神了。尤其难得的浴日先生的虚怀若谷，我之认识他，还是他先来看我的，就是在民三十六年的时候，那时我是在陆军大学

执教，他因为看见我在《军事杂志》发表了几篇文章，所以便来找我，要我为《世界兵学》撰稿，从此我们亦就变成了莫逆，我亦经常做了他的座上客。自从我认识了浴日先生之后，由于他的鼓励，并且我总觉得以一个未学军事的人，尚如此热心兵学，而且能有如此的成就，更何况我们军人？所以我亦更增加了对兵学研究的信心，这就是浴日先生影响我最深的一点，如果我将来能对兵学有所成就，亦是浴日先生所赐。

第二、浴日先生做事的认真，临财的不苟且，实为时下所少有。有一件是我应该为其表扬的。在民国三十六年的时候，由于他爱好《孙子兵法》，所以许愿要在孙子的故乡—苏州建一纪念亭，以表扬孙子对兵学的贡献，因纠合同好筹建此亭，当时我亦被邀为发起人之一，但是所有筹募兴建一切事宜，都是由他一个人负责，惟此时适值经济不稳，法币贬值，故经常与募款收到时，已不值几许，但浴日先生却想尽方法，于款到后，即购买银元，或金戒子，不计多少都把他储存在杨言昌、齐廉两位先生手里，直至民三十七年冬，捐款才集齐，总计约黄金三十两左右。大家恐还记得三十七年冬南京的情形吧！由于当时军事的相继失利，首都震动，富商巨贾，都纷纷的开始撤离，尤其到了三十八年春 总统下野以后，首都更是混乱不堪了，而且政府也正式南迁广州。但是浴日先生便于此时仆仆于京沪道上，勘查亭址，鸠工建筑，请书法家写碑文，直至完工才离开，而距离共匪渡江的时间，只不及两个月。浴日先生这种认真做事的精神，我是深受感动的，我想读者知道这一个故事以后，亦必定会叹为观止的。

第三，最后我不忍说而又必须说的，浴日先生为什么会中年丧生呢？大家只知道他是因为血压过高致死的，但我却认为浴日先生实为尽瘁兵学而死，也可以说为《战斗》所累死。浴日先生本来身体很强的，只是十余年来他独力支持「世界兵学社」，而且还要著书立说，从撰稿，编辑，校对，发行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兼办，不要说是一个人，就是一部机器用多了也会坏的。尤其年来在台湾生活很苦，完全靠卖书为生，近两三年来为我们主编《战斗》月刊，由一千五百元到现在增至三千五百元的经费，以这样少的经费，办一个定期的月刊，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任何人也办不到的。但是《战斗》月刊从未脱期，而且内容一天天在进步。我时常看到他栉风沐雨的跑印刷所，拉稿子，心里实在感动得要流泪，作书至此，我已不禁泪涔涔下！早知如此，我真不该请他来替我们办《战斗》月刊。不知读者有此同感否？浴日先生实为《战斗》而死，为「抗日战争」，与「反共抗俄」战斗而死。他死了，失去了一位勇敢善战的斗士，这不只是我们失去一位战友，而是国家损失了一员英勇的大将。

因为我与浴日先生论交只有短短的八年，自然知道他的故事不多，但我想只此三事，已足够我们追思与怀想的了。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八月三十日于金门

悼李浴日先生

叶青

（本名：任卓宣，政治理论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文化友人李浴日先生的详细情形，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因为我之认识他，是从文化方面；而与他往还，也是从文化方面的缘故。

第一个事实，就是他对于国父战争理论的研究。我研究国父遗教，凡有关国父的著作，都很注意。他对于国父战争理论的著作，我尤其注意。因为这一类的书是太少了。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

我们从清末开始革命以来就讲求革命方略，而为革命方略之一重要部分的战略战术，尤其国父领导革命所用的战略战术，迄无研究它的著作问世。国父在民国初年著《建国方略》没有完成。北伐成功便应实行《建国方略》了，而与《建国方略》有关的军事建设，或国防建设，尤其国父在这方面的主张，亦无系统研究，并出版专书。我们从国父逝世后便研究他的遗教，在一般方面著作较多，在专门方面着做较少，而关系重大的战争理论，竟无人问津，以致没有专书行世。那末李先生对于国父战理的著作，不值得注意吗？

他的这本著作，最初叫做《中山战争论》，是三十一年出版，三十二年再版的。那时我一见到便把它买了。他办「世界兵学社」，刊行一个杂志，我也选购过几期。这是我知道李先生之始。但是没有机会见面，所以不认识他。三十七年，他把《中山

战争论》改名《国父战争理论》出版。我在书店内见着了，翻阅序言，知有所修正，又买了一本。四十一年，他又把《国父战争理论》改名《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出版。看它的序言，似又有修正，于是又买了一本。

过去买来后都没有看。我买书很少即刻看的，除非与当时研究的问题和写作的计划有关系。四十二年我写《三民主义概论》，在《三民主义底实践方略》编的《革命方略》章和《建国方略》章，共有三节须要参考《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我把它看了，觉得是获益良多。

现在要说的，是李先生的《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一书，从三十一年用《中山战争论》出版以来，迄今有十四年之久，尚不见有第二本类似的著作出版。那末李先生就是国父逝世以后研究遗教三十几年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阐扬国父军事遗教的人了。而他的《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也是这三十几年中第一本也是唯一的阐扬国父军事遗教的书了。

可见李先生的研究和著作有创造的意义。那末他对于国父遗教和军事理论还没有很大的贡献吗？很明显地是有了。我对于他发生兴趣，而乐与往还，即在于此。因为我们对于有贡献的人，尤其在以三民主义立国的情形下对于研究国父遗教而有贡献的人，是应该表示敬重的。

我认识李先生，大致是在南京居住的时候。到台北来，见面的机会较多。他曾约我和其它一些友人，发起一个文化聚餐会。最初，每月聚餐一次。他很热心，以为能够「以文会友，以友辅

仁。」因此，差不多每月相会一次。以后，大家都忙，聚餐渐少，会面也渐少了。

李先生富于文化兴趣。他办「世界兵学社」，出版《世界兵学》杂志，并出版兵学书籍。大陆失陷，来台湾后，他恢复世界兵学社，出版《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外，还出版《孙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兵学随笔》等书。不用说，这些书都是他的著作。他是一个兵学家。以后，他又办《战斗》月刊，研究战理，鼓吹反攻，以复兴革命，完成建国，他的文化工作是很切合实际需要的。

《战斗》发刊后，李先生常常向我要文章。或者会面即谈，或者写信来说，总是没有停止过。可惜我因为讲的时候多，写的时候少，所以给他寄的文章十分有限。这实在是住不住他。现在他竟死了，突然地死了，我回想起来，非常抱歉！

他的死，是我们的一个损失。很明白，是国父教遗的损失，是兵学的损失。如果他多活一些年岁，对于国父革命战理和兵学必有进一步的研究，更大更多的贡献。这是可以断言的事！惜乎他死了！这不是赍志以歿吗？

后死者甚多。但是研究的人各有目的，各有计划。不研究的人始终不研究，他宁肯浪费时间和精力。那末谁来继续李先生研究国父战理和兵学呢？所以李先生的死是我们的一个损失，一个很大的损失，不可弥补的损失！

悼浴日

张铁君

（哲学学者）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认识浴日，是四十二年，为了要研究揭暄兵经，无处可购，也无处可借，据友人说，浴日所藏兵书甚多，特托卓宣兄代为先容，当即慨然允借，不过我已由他处找到了。为了这一点书籍关系，浴日就来到我处畅谈，因此便成了好朋友。

我与浴日过去虽未见过面，但在报章杂志上，彼此的文章，大家均已读到，尤其是他的《克劳塞维慈》及《孙子兵法新研究》等出版，我早就拜读过一遍，因而精神的交流，早已有素，后来的一见如故，不是没有原因的。

四十二年浴日来信，要我为《战斗》杂志写文章，我因为不懂兵学，不敢应命，但浴日认为从理则学来看兵学，反而更为深刻，因为他知道我认为国父的理则学是统括辩证法与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所构成的，一再要我发表意见。不得已才勉为写了〈制权三论〉三篇文章，发表于《战斗》，这就是〈权度论〉、〈权谋论〉、〈权变论〉，每送一稿，浴日皆来函极为赞赏，因他这样的鼓励，我于是对兵学才更引起了兴趣。

浴日最好客，当然大家都很穷，不得已常用聚餐的方式请我们研究有关的朋友。每一次燕会，浴日均议论风生，发表他对兵学上许多卓越的见解。

《孙子特刊》发刊前，他一定要我写一篇，我对孙子是门外汉，特写了〈孙子十三篇只是一个变字〉一篇论文，不料他又加以称赞，并排在首篇，使我惊讶不已。于是我研究谋略学、兵学的兴味，被他引起来了，当然我的研究，没有脱离了我的理则学的基础。

后来我想将鬼谷子研究整理出来，他又要我发表鬼谷的捭阖研究，因写〈捭阖疏要〉一篇。不料这一篇论文竟有若干杂志要求转载，而且许多训练班都翻印作为参考。浴日有一次冒着雨来对我说，《战斗》为了这论文，生辉不少。那一天我们抵掌谈兵学，竟谈到半夜，他才回去。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共匪的辩证法战略，是打『矛盾』，我国的兵学是打个『一』字：这个『一』就是『太极』，我们意见得到一致。」

提起这个为人误会的「太极」，它实在是我国几千年来的谋略基础，由这个「一」生出了「体」与「用」，生出了「机」与「势」，生出了「奇」与「正」，涵蕴了谋略上的许多智慧。竟被人视为复古的象征，彼此均不免浩然一叹！

我近来正在做一本《斗智论》，想将胡林翼的《读史兵略》整理出来，后来才知胡著是从《通鉴》抄来，而且抄得不完全。浴日来我处，看见我正在研究，他又要我写文章，我因为太忙，没有答应他。不料这一次的晤面便是我们最后的一次了。今后再要找一个人和我谈谈兵学，谈得那样的深，恐怕很难遇到了，我早知这是永诀的一面，我悔不该不答应他的。谈到此不由得不苍然了。

我听到浴日的死讯，是在凤山，因我那天到凤山去为大专学生预备军官讲学，王副校长寓农告诉我，浴日死了，当时第二点钟课，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人类的死，竟是这样容易的吗？浴日怎样可以死？不仅他的太太小孩需要他，在反共抗俄的台湾，要研究兵学，也需要他，他的《战斗》杂志，这是金门前线将士的唯一参考资料，也更需要他，他怎么可以死呢？然而他毕竟死了。假若世界上真有个上帝主宰人类生死的命运，试问这个上帝为何要浴日脱离这个世界呢？过去的人说：「颜渊命短，盗跖长年」难道上帝就这样的安排人类的生命吗？

浴日为人，极为诚朴、刻苦，真是一个为公而忘家的人，从他的谈话中，他看过的兵书却不少，去年他计划要出版一部《中国武库》，他有的兵书，许多军事机关还找不到的。然而这一个计划，又有谁来完成他的遗志呢？

人生最难得有几个学术砥励的朋友，我的生性非常孤独，而且我也没有几个好友，居常只有浴日常来看看我，今而后我的兵学的研究，已没有人来相互的讨论了。高山流水，难遇知音，不仅是我个人的损失，也是兵学上的一大损失啊！

我终年南北奔走，浴日死时，我在凤山，焚骨之日我又南来，不仅不能亲临凭吊，连慰问浴日夫人的时间也没有。回想起来，可为寒心。现在写此文时，此身仍在东港参校。窗外虫声唧唧，四野茫然，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自念年已五十有七，白发日增，身体日颓，工作日繁，革命前途，更日愈艰苦，一个孤军奋斗的「我」，又能活得几时。然而生存一日，仍只有苦斗到底，浴日！浴日！我决定继续你的意志，为我国兵学开辟

一新的道路，来贡献于反共抗俄的三军将士，谨以此言，献于我的死友李浴日兄之灵。

张铁君于东港参校之深夜

悼李浴日先生

彭战存

（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先生与我在南京认识起，日子过得真快，转瞬就二十年了，其间我们断续会晤的机会虽不很多，但彼此诚挚友情的交流，则与时俱增。民三十六年秋因筹建虎丘孙子纪念亭，先生不顾艰难，胥力以赴，在时局动荡，人心惶恐之际，先生奔走于京苏之间，改议立碑，彼时我兼任苏州城防指挥官，承先生的邀请，得参与其事，并摄影以留纪念，其景仰兵圣之心可见一斑。民三十八年冬我供职金门时，曾在兵学杂志上看到先生写有〈从金门看台湾〉一文，特论精辟，见解独到，其兵学涵养之深，殊使人敬佩。嗣以先生之道德学问，深为胡伯玉先生所钦许，为了加重军中之文化，充实官兵的精神食粮，故有《战斗》月刊之创设。先生于人力财力物力困难中，独立支撑，以极经济的运用，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克难奋斗的毅力，又为人所不可企及。此际我和先生接触较频繁，对先生处境之难，工作之勤，了解更深，感触尤多。先生雍容和蔼，持身廉谨，待人接物，一本忠诚，允为侪属所乐服。国事方殷的今天，先生竟以积劳逝世。噩耗传来，悲恸实甚，好人不寿，洵国家一大损失也，为纪念先生之德行，特缀数语以志悼。

悼浴日先生

杜呈祥

（前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浴日先生的死，是突然的，在一般朋友中间所引起的悲伤，是异常沉重的。我虽然不是浴日先生的老友，但常以他的老友自居，这是因为大家的工作志趣相同，而且都是书生，书生有书生的怪脾气，容易和人格格不入，也容易和人一见如故，我想，我和浴日先生的交往，虽然谈不上是「君子之交」，却可称为「书生之交」！

我在对日抗战的期间，就晓得浴日先生是兵学专家，但无缘识荆。来台以后，民国四十一年夏天，在帕米尔书店任卓宣先生处，第一次看到浴日先生，并没有多谈话。直到去年，浴日先生主编《战斗》月刊，看到我在《中兴评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汉武帝时代的骑兵建设和霍去病的骑兵战术的论文，他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我，指定题目要我写一篇〈刘、关、张合力兴汉〉。这种突然式和考试式的约稿，在旁人也许会干脆辞却的，我竟如期交卷，浴日先生为此稿，也曾先后到舍下来过三次，足见他对约稿的事情是非常认真的。

接着，浴日先生又来信说他希望我再写一篇有关李卫公及其兵法的文字，并且答应供给我有李卫公兵法的资料。我回信给他，愿意试试看。他亲自把他珍藏的《李卫公兵法》送给我，关于他如何搜集中国兵法的古籍和重印这些古籍的计划，和我谈了很久，这是我们之间谈话最久的一次，也是最富有学术意义的一

次谈话。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已承认浴日先生是现代中国研究中国古代兵学的第一人！

以后，我接连替《战斗》月刊写了几篇东西，又经过和浴日先生几度畅谈，更深切了解他是常识极丰富，而且对文字的素养很深。对于自由中国的文化工作，他有他个人的看法，他颇慨叹一般人不大了解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在较多的接触和深刻的谈话中，我已了解浴日先生是一个对学术研究极有兴趣，而且是有相当造诣的人，但他并不置身在学术的象牙之宫里面去作纯学术研究工作，而挺身站在军中文化战鬪的最前线，主编《战斗》月刊。我很佩服他这种精神，很钦仰他这种作法，所以，对于他个人以及他所主编的刊物，都发生情感，甚至以他的老友自居了！

浴日先生虽然死了，但他在《战斗》月刊上所付出的心血，已经使所以战斗月刊的读者和撰者，都会永远忘不掉他。我在这里，绝无意夸张浴日先生所主编的《战斗》月刊是如何精彩，但认为浴日先生能够把握着军事的、战斗的、学术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为中心的编辑方针，使这个刊物有它的分量，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用途，是极值得特别加以赞扬的。

最后，我想请求负责主持料理浴日先生身后事务的诸位先生们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浴日先生所收藏的古代兵书里面，有一部份在台湾已成孤本，为了纪念浴日先生，顶好设法印出来，否则，一定要由浴日先生的家属或交由政府的文化机构（如中央图书馆）妥为保存，因为这些古籍，不仅是浴日先生个人的心血所寄，也是中国兵学的宝藏啊！

兵学界莫可补偿的损失

——悼李浴日先生之逝世

萧西清

（前国防部副部长）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兄的逝世，是我国军事学术界莫可补偿的损失！

进步的军事设施，特为锋利的战力之组成与运用，应建基于当代的文明之上。近代科学文明，西方优于东方，以故西方的军事，遂为一代的主流。我国自袁世凯小站练兵，追踪欧西，这是事理之常，不足为怪。不过我国军制鼎革，已历数十年，其间学德式、学日式、学法式、学美式，迭有更改。以故主军政统军队以及做研究工作的人，他们的大部精力，荒费于重起炉灶之间，没有发生接力赛的累积效用，近代我国兵学界的荒芜落后，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军事学术好比是刀背，作战战功好比是刀锋。没有厚脊坚背的刀，其锋虽锐，却无法披抗深入。军事学术荒芜落后，作战战功也自不能持久与扩张。论者以湘军败太平天国，淮军平捻，它们的武功，其初也不得谓为不大，但不久即成强弩之末，不能再有作为。其原因盖即在此。甚至有以本党革命，在北伐、抗日和初期剿匪诸役奏赫赫战功之后，仍遭遇退失大陆的挫败，军事方面的原因，亦不外乎此。然则我国军事学术要从低潮做到高潮，固然是极其艰难却也是极其重要的工作。这个艰难重要的工作，需要一般对东西方杰出的军事理论，有精湛的研究，对一般学术有深厚的基础，而尤其有终身献身学术的热

忱，不计一时成败利钝的痴劲的人们来共同戮力，乃克有成。浴日兄就是当代这方面最具理想的巨子。

年来台湾兵学界由沉寂而趋活跃，由荒芜而显青葱，大家兴奋之余，正期望它将更由清葱而开花结果。乃这方面开疆辟土的一员主将——浴日兄遽告谢世。这真是兵学界无可补偿的损失！

万方多难，风雨如晦，建设兵学，不容迟滞。我们怀念哲人的逝世，只有渴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捐献力量来填补兵学界这份巨大的损失，这样才能慰亡友于万一！

忆故李副处长浴日同志

郭寿华

（前国防部总政治部部长）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徐蚌会战中，国防部政工局第四处处长常健因亲赴前线亲自指挥国军心理作战火线喊话，致为匪所乘被俘。当时前线战局正紧张；恰好我正由台湾工作回到南京述职；邓局长忽然想起了我是个老政工，民国十四、五年就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政治部代理中校组织科长；所以要我暂时代理处务，继续这件艰巨的任务。我还记得，我到局就职的那一天，是民国三十七年的元旦的第二天。而我第一天到差，第一个认识的，刘副处长 XX 和本处专员李浴日同志。

我开始听到他们俩向我讲述本处有关业务，同时，第一次看到李同志所写的一些文章和公文，我在那不长不短的同事期中，认识了李浴日同志的确是一位智慧忠纯，工作努力，虚心研究之革命同志。同时，更发觉他是个卓异人才。他生在粤南，是在文学校毕业的纯粹文人，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是全副武装的。他有优良的素质，有正确的观点，他对 总理遗教 总裁训词有深刻的认识，对三民主义有坚决的信仰。最难得的，是不求功名（凌泊），利禄（廉洁）不求急功近效，（有恒）不管世态的炎凉苦辣；他有的是埋头苦干的「吃苦」精神；实在是非平常人所能做到，所能忍受的。

及后我调第二处处长，李浴日同志调升为第二处副处长，我是觉得他是忠诚负责，没有私心，不虚伪、不欺诈、不发牢骚、

不怕麻烦，而且能察人于微。他在广州沙河时，有一次秘密的告诉我，「以前第四处刘副处长麻子靠不住，企图杀害处长之后，叛变投匪……」，要我留意，同时，到了重庆时，林副处长培深亦大致将同样情形向我密告，我遂将情报告邓局长暨副局长，当时卒以证据不足，未能断然处置；但后刘 XX 果于成都陷落前投靠刘伯承匪，足征李同志忠贞干练，虽然在大陆行将沦陷，四面楚歌之际，犹能屹立不动，判别忠奸，诚足令人起敬。

李同志到台湾后，生活很艰苦，但工作研究精神，大有穷且益坚之慨，嗣在阳明山庄主编《实践》月刊，学问见识与经验亦与日俱进，每见面辄以时局为忧国忧民而吁嗟太息，他常说：「个人生活困难问题小，国家多难国步艰难问题大……」他的确是：「劳而无怨，贫而无怨，苦而无怨。」居今之世，像这样有为有守的青年，实在是不可多得。

他的著述很多，我最爱读他下列三种：

（一）《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二）《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

（三）《孙子兵法新研究》

这几部书立论正确，且每多精刻独到之处，发他人之所未发。

我敢特别为李浴日同志介绍这几部好书给所有的革命有志青年，不可不读。

我特别的推崇李浴日同志，可以做青年的模范，可惜反共抗俄革命阵营中弱了这一位青年斗士；我想总有千千万万青年闻风

而起，效法李浴日同志忠贞为国，热心研究兵法的精神，继续李同志的精神为拥护 领袖反攻大陆中兴建国而奋斗！李浴日同志精神不死！

四四、九、四于阳明山。

浴日先生纪念词

宋念慈

（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主任）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浴日先生是一个温文诚挚的人，对学术和对朋友一样，无时不出以极度的诚恳态度和极大的热心。我和先生相交多年，深觉他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先生对兵学有极深的造诣，对于中国固有军事理论有独到的研究，久为斯界所推崇。近年经常往返金门台湾之间，每于晤会之余，辄盛赞金门之安定与驻军士气之昂盛，国家欲图反攻，后方尤为须傲效前方。先生博览古今兵书，精研战争原理，凡批评议论，莫不鞭辟入里，故其对打击共匪之理论与反共必胜之信心实至为高迈而坚强。

先生体力健壮，逝世一周前尚向我索文，开吊之日，我晨起阅报，见有李浴日三字，以为先生又有新书问世矣，及细读乃惊悉患脑溢血遽归道山，当时我几乎不能相信该项讣闻是真的！当我在先生灵傍掩面痛苦的时候，我真觉得「音容宛在」这四字对先生是最好的形容词，可是先生竟从此长眠，国家从此失去了一个兵学权威，这岂独是我们当朋友的单独损失？

我于先生生前所编《战斗》杂志出刊为之纪念之时，谨志数语，聊表所怀，示用悼念之意！

悼浴日先生

赵尺子

（前国防部政工局专员）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大约是民国三十六年或次年，在东北行辕新闻处读到浴日先生主编的《世界兵学》月刊。由这月刊的广告上，看到他著有《孙子兵法的新研究》、《兵学随笔》、和某中将所著的《军事哲学剖记》等书目。汇款各购一册，读后，很钦佩他的军事知识，我想象浴日一定是一位青年将军。不久，又看到他发起在苏州筹建孙亭，祀孙武子，有募捐启及孙亭图样，更感到在这武人废书不读学不师古的时代，浴日能见其大，真是值得响应的，乃发动行辕新闻处同仁，捐募了一点钱，寄给世界兵学月刊社。得到他一封复信。直到三十八年春，我奉雪冰局长命调到政工局，任教育专员，才在人名簿上查到浴日的名字，原来他也是一位专员，而且也和我一样是所谓「军文」，并不是将军。时正撤退，人荒马乱，找他一番，并未找到。这年二月，我来台湾，五月到凤山教书，辞去政工局的职务，我以为他在广州，大家不易识面了。广州失守，政工局入川，不久四川也告沦陷，我每于关怀政工局友人的安危时，对于这位尚不识面的浴日，也不觉地要念道一番。三十九年，听李震兄说，浴日正在台北，我真是喜不自胜，一位有兵学修养的「军文」并没有被匪杀戮了，这对于军人正是一个幸事。四十年，我出版《因国史》，里边说到孙武子，寄他一册求教。很快地得到覆信，对于我所请孙武「因其乡人」、「因其官人」、「因其敌闻」的「因」字，批为「独得千古之秘」，并嘱我写一篇千字的小文，专讲〈用间〉篇，说是准

备引入他的近作《孙子兵法之总检讨》里去云云。不久，李震兄引浴日来访，一见如故。可惜我对他的「广东国语」不能十分听懂。从此以后时常通信，纸上谈兵，意见没有什么出入，四十二年到现在七月，我们长谈了不下十次，还叨他好几回「一盅两件」，为他主编的《战斗》月刊写过十几篇文章，我对他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觉得他在今日的「军文」里确是一位异才。今年六月上旬，我们谈到「军文」可否任参谋长问题，他主张应增设「战略参谋长」，由文人知兵者任之，依据中外兵学，建立军队的兵学思想，并解决军中问题，因为军中有许多问题，确非赳赳武夫所能了解的。当时他谈到王猛和诸葛亮，以为王猛临死还谏苻坚不可伐晋，孔明不主张白帝出兵，都是很优良的战略家及政略家。这原本也是我心里的话，被他一说出，我自愧说不了他那样中肯。七月初他来一急信，限三天内为《战斗》月刊写一篇关于俄寇毛匪战术的文字，信中说我是什么「自由中国唯一懂得匪情的专家」！这是他乱抛高帽子，不能接受，覆信璧还，文章却是写了，这就是五卷二期那篇〈国际匪帮侵略战术的研究〉。不意这两信一文，就是我们八载交情的最后纪念品了！浴日死得太早，死得可惜极了！我说早，有两点意思，一是他才四十七岁，一是他没有目睹王师北定中原。说死得可惜，意思便更多了，「军文」里难得再找出第二个李浴日！风度、学识真是难得！如果他活下去，对于反共复国的士气人心，必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他活下去，会把中西兵学精华揭发出来，统一起来，这是比他年长的人所未做到而比他年青的人所难做到的一大工作。如果他活下去，他必会有一天成为「战略参谋长」，对于将来国防建设乃至世界军事思想都大有裨益。所以我说他「死得可惜极

了」。但他竟而死了。这半月来我总感觉得，好像丢失了什么重要东西似的。平生多次遭遇友人亡故，凭临一吊或抚棺一哭，只觉得又失去一位朋友了；唯独近日对于浴日之死，我觉得不止是失去一位朋友，似乎比失去一位朋友还更多了些什么。他开吊的一天，我进入灵堂行礼，想到几月前在同一地地方一位老者遗榇行礼，前后心情大有不同：向那位老者行礼时，我哭了；向浴日行礼，我没有哭——却忽地起了一番疑问，人活着时，听凭他受穷受苦；人死了时，对着善颂善祷，这是什么道理，什么人情？浴日生时，为了金门劳军专号，来函征诗，我没有交卷，因为久不做诗，拿不出手了。他后来看到《反共抗俄经验谈》后边写的一首五古，知道我能做，并且要我赠他一首诗。我仍是笑谢了。他作古的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到中和乡去看朋友，本意回头到他家小坐。临时有事，过门未入。星期二上班看报，见到讣文，才知我拟看他的时间恰是他长眠的时间。当时如果去了，便能见他一面。但这机会是绝不能再得了。看到讣文后，呆了一阵，我正在「纸上谈兵」，不谈了，便写下这四首小诗，也算作「挂剑」吧。

一、

正盼竹林寄扎来，忽看讣告启沉哀！
为何战斗艰危日，又哭「军文」一异才？

二、

识君忆在八年前，筹筑孙亭祀古贤；
除却钱君与浴日，谁能注出十三篇。

三、

人方贪肉轻曹刿，君乃常吟学孔明；

地下更无扞虱处，书生何苦好谈兵？

四、

中和乡里旧阑干，我未凭时泪已弹；

四卷兵书三尺剑，疑君夜秉一灯看。

浴日先生的眼光过人

张镜影

(孔孟学者)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当民国三十九年的春天，共匪在大陆高叫渡海攻台的时候，有许多胆小如鼠的人们，纷纷的借故请发出境证。这些人都是有钱人，没有钱那能出境去到日本、香港、菲律宾、星加坡、美国……做寓公呢？当时主持核发出境证的当局，看见这些怯懦可耻的人，订了一个担保金的办法，这些人有的是钱，硬照办了出去。结果是后来情况转好，便利这些怯懦分子回来。也有因此去而倒霉的。如某某待遇较丰的机关的某某科长，把房削价卖了，财务辞了，跑到香港住了半年，耗其所有齿积，回来台时，已是两袖清风，一家六口，各是两肩荷口，为了开门七件，去为某某机关看守仓库，妻子做了矮屋下的贵宾。儿子做了背木箱卖枝仔冰的逛街行商。像这类人的下场很多，这可说是自作孽。

在这个时候，在街上遇着熟人，他们总是先问一句：「你怎末打算？」我老是一句回答：「以命拼命。」

约莫记得是四月初夏的一天，在衡阳路碰见了浴日先生，他也是问我作何打算，我也是答他一句，仍是「一命拼一命。」他笑着说，不用拼，匪事不敢贸然来攻的。说着，邀了我到一家冰店里坐下，他在皮包里拿出一本《从固守台湾到反攻大陆》的稿子请我看。他列举了台湾必守的十个铁证：

- (一) 海峡辽阔，
- (二) 地形有利，

- （三） 交通发达，
- （四） 粮食充裕，
- （五） 财政不匮，
- （六） 内无匪患，
- （七） 防线坚固，
- （八） 兵力强大，
- （九） 指挥容易，
- （十） 外援必至。

他这十个固守台湾的铁证，前九个是人人所见得到或想得通的。只有第十个「外援必至」有点近乎预言。我便开玩笑似的向他说：「你是不是由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里测出来的，抑或袖占一课来的？」他笑着说：「你看这一段，就是我推定外援必至的理论根据。」他翻出指着：

「今天的台湾，在国际战争上，地位极为重要。如果再陷入共匪之手，则俄寇占领中国的工作，便告完成，而毛泽东可以乘再战的余威，挟其庞大的人力物力向外伸张，不特夺取整个亚洲，且可威胁全世界。……最近麦克阿瑟元帅的高级幕僚发表一篇谈话：『……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的日本，可以说明台湾的重要。凡稍读过最近历史的人，都知道日本利用台湾的机场和高雄港便控制了整个中国海岸。日本复以台湾为空军基地，掩护自台湾出发的水陆两栖部队攻入菲律宾。日本在澎湖列岛有完善的海军训练场，就台湾对美国的防线说，它可以截断我们在克拉克琉球的一线基地。……』又说：『台湾有高度适中的山脉和很多的平原，实为一最理想的基地。高雄港之佳良，远非日本南部各港及马尼拉所可冀及。……』太平洋舰队司令雷福德上将亦说：

『台湾入沦于苏联手，对美国的防务，将成为严重的威胁。台湾在时局紧张的时候，可以成为一极主要地位。』……过去日人曾利用台湾的基地施放氢气球。如陷入匪手，将成为俄对美施放细菌战的基地。并作西南太平洋的潜艇根据地，其重要性如此。……最近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国防部长约翰逊到东京与麦帅举行重要会议，关于台湾问题，麦帅曾建议：『台湾对于美国远东防务，有战略重要性，阻止台湾入共匪手中，对美国有利害关系。』因此主张『美国派军事代表团赴台湾，并继续予台湾以协助。』我相信美国为他本身防务计，世界和平计，他国的安全计，必很快的改变过去的消极政策，一定援助我们守住台湾，反攻大陆。不过问题还是在我们，如果我们不肯争气，不事改革，仍和大陆一样的作风，就有美国援助，也是苟安而已。好在 总统蒋公复位，一切励精图治，大加改革，前途光明到来，当为期不远了……』

我看完之后，觉得言之有理，半信半疑。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大致是六月间的某一早晨报上突然载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的消息。我即刻找着他说：『你的眼光真不错，可谓亿则屡中矣。』

以后我看过他著的〈东方的凡尔登——台湾〉和〈从克氏大战原理论台湾攻防战〉、〈从孙子兵法证明匪军攻台必败〉三篇文章，才了解他对台湾的看法，由客观条件来分析，把分析所得的概念，加以综合，加以逆推或顺演，求得结论，所以他的见解超人，都能一一如其所言。可知诸葛亮当日料敌之方，也是由于谨慎细心，细心就是对客观事实，不容轻微放过，一定要求得一

个结果，谨慎就不粗枝大叶，一定悉心研究，小心翼翼。所以孔明能宁静致远，作三国演义的人，不知此理，偏说他袖占一课，把诸葛亮活活画成一个江湖术士，曾得异人传授，多么可笑。浴日先生治学论事，深得此中三昧。

唉！以浴日先生之智力学力，倘天假之年，为世重用，将不仅以文化人终耳！

他是个不断的反攻者

——记李浴日先生

穆穆

(作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我这人不大喜欢打听人家的姓名或者来历的。我，可以说是老中和乡，当我搬来时，内地人还不多见，有一天，我写了几封信，觉得有舒舒腰的必要，把头探出窗外，看到在我房后的一排房檐下站着一个人身体很壮的内地男人，他右手拿着帽子，左手挠着斑白的头发，我被这个满面红光而又头发斑白的人吸引住，我好像是衣着不整地出来了后门，他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但我却向前打招呼，他是来租房的，我为了希望一个内地人来作芳邻，于是努力来促使他和房东的交易成功，我知道他姓李。

他毕竟搬来了，他对于家里的事似乎不大高兴管，而太太却拉着四五个孩子在操作着，听到我的太太讲，似乎他常到阳明山办公，但有时也数天不出门。他们那排房子又搬来两家人，一家姓卢，一家姓孙，正是他的左右芳邻，他似乎对于这两家芳邻也无多大好感。我的后街也就是他们的门前，如其说是街莫如说是一条臭水沟，他就沿着这条臭水沟在他的门前搭了间竹棚，我每夜熄灯最晚，他似乎在这竹棚里每夜也在做着些什么事。

几个月了，我在深夜里站在街口乘凉，他似乎也出来了，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在那一界做事？」我这个行道真不好启口，仅是支支吾吾的敷衍过去了。

有一天在个朋友聚会上，一个人说：「兵学家李浴日也住在中和乡。」我就猜想这个李先生可能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兵学家。在一个早晨，我们又相遇，这次是我问起他的职业，才知道他正在编《实践》，于是我问起他的大名，果然不错就是他——兵学家李浴日。当然我很抱歉地说了些有眼不识泰山的客气话，话题又谈到了文艺界，他很欣赏历史小说，最后他曾说：「最近有个穆穆也常写小说：还勉强对付。」当然我更支支吾吾地漫应着。不知他是用这口气来试探我，或者根本就不知我就是穆穆，和我不识他是兵学家一样。总之，以后我们是相识了，谈的也越多多了。

他的芳邻，卢先生是工程师，经常在外面包工，卢太太很漂亮，愿意打个小牌，他的另外一家芳邻孙先生，看起来是个一表人材的，好像在什么神秘的机关里混差事的人，每天这位孙先生所交往的都是叫人估不透的人物，有男也有女，有什么委员也有什么专员，有时都聚在卢太太屋里打牌，有时一连数天夜，说实在的，我真担心这位漂亮的太太，先生既不在家而又好赌，说不定会吃了这批神秘人物的亏，但是，他们似乎都有点怕李先生，我常常笑，这位兵学家玩的什么八卦阵。

以后，我几乎每夜都是要在这条臭水沟边谈一二小个，他那时头上常戴着个健脑器，有客人也不拿下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也不拿下来，明幌幌地很好玩，他那时正在那个臭沟上建筑的竹屋里编一部数十万言的大书。因为我们谈常了，彼此都多了解，他是一个很爱朋友的人，而且我也很钦佩他这种写作的精神和毅力。但是我的太太却替李太太打抱不平：「李先生太自私

了，李太太一天忙的那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李先生每天都要吃保养。」这是事实，李太太很会做菜，而李先生是广东人。他很会吃也很讲吃，他常说：「生命第一，名誉第一。」他很爱朋友，也请我去吃过两次。

这时，在我们的谈话里，他积极提倡两件事，一个是文化人的团结来争取政府的辅助文化，一个是提倡不断反攻论，这两件事几乎使我们每次谈话的课题。前者的结论是成立了文化聚餐会，现在仍然继续，已经有两年半了。后者他曾在《反攻》上发表了不断的反攻论，也有许多人起来响应。（要知道这正是韩战起来时，也是我们失掉反攻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可以证实李先生的看法是对的。）

我们俩不仅在理论上谈反攻的战略战术，而且合作了一次《孙子兵法》上的攻心战术，谈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在一个夜里，我丢了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丢了一支帕克笔一个手表和百余元现金，我们都报了案，但破不了案，我说认倒霉吧，他说要作战到底，我说看你的兵法了，果然在我晚上回来时，各个墙角都用红油漆写满了「捉拿小偷」的字样，我心里觉得非常可笑，他却好像郑重其事的一样。没想到真发生了效果，第二三天的早晨，每个「捉拿小偷」，仅剩了「捉拿」，足证明那个「小偷」就在我们身边左右，触目惊心不愿自己的身份公然暴露，所以在深夜给抹掉了，我们都猜透了是谁干的，可是没有实脏，人家又冒充是什么人员，我们也无暇去调查，后来那位孙某人犯了案，才知道他就是个小偷的领袖，他的太太是四马路的野鸡。（孙某被押送外岛，这位野鸡太太在台湾也干了正式的妓女。）

后来，李先生搬到竹林路去，离开这条臭水沟，我们的见面和谈话就没有从前那样方便了，但他常在深夜来访，可是没有在臭水沟旁谈反攻那么起劲了。在死前一月中，我们在街上碰过三次，奇怪的我们都好像有许多话要谈，最后彼此都说：「停两天找机会好好谈谈。」但大家都穷忙，这机会再也找不到了。

他搬到竹林路就出版一个《战斗》月刊，是胡璉兼福建省时，借付了十万元，放利息来维持这个刊物，但福建省政府改组，又要追回这笔款子，其余的都缴回了，仅有一万五千元放给人家有公证有保，但是追不回来，他为此事着了急，他在死日的前一天计划去金门就为了去缴这笔款子。唉！这是「名誉第一」把他害了吗？

他死前一天，李太太到各书店收书款，（他的书都是太太和孩子帮他发和收款的。）在衡阳街上遇见，他特请她到一家冰店吃冰激凌，他温和的说：「你吃吧，这些年来妳从来没有舒舒服服坐下来吃个够，妳今天痛痛快快的吃够了吧！」李太太是舍不得多花钱的，他就横一个竖一个连叫四客，自己吃一口就推给太太，唉！这是否是前兆呢？

他的死，我始终不相信，死之次晨，我因当夜给政治部阅稿至五时才睡，卢太太拿着报纸在院里喊。我从床上跳起来，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忙去到了殡仪馆，见到李太太哭的惨痛，想起那五个无依的孩子，我不敢再到他的家里，我叫我的太太去看他们，回来说：「大孩子仁师（十五岁）说：『妈妈，妳不要难过，我今年一定好好的读书，考取奖学金。』」唉！无知的孩子，

奖学金会能解除妈妈的伤痛吗？可是一个孩子除了考取奖学金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李太太是个修养很深的人，她在早年曾写过小说、文艺作品，她会勇敢的站立起来完成李先生的未竟之志。也希望朋友们伸出手来援助她。

这个讲「生命第一」的人先去了，这个积极喊「不断反攻」者去了，他没有看到反攻，我们几时反攻呢？我们文化界还需要更团结的。

精神不死

——悼李浴日先生

谢冰莹

（作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在报上看到李浴日先生患脑溢血病逝的消息，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怀疑我的眼睛是否看错了，再仔细一字一字地读了一遍新闻，并没有看错，的确是李先生的恶耗。

也许有两个李浴日？

我心里这么想，再看一遍：「病逝中和乡」，难道那人也住在中和乡吗？「主编战斗月刊」……看到这里，无疑义地是我认识的那位李浴日先生了。

唉！他倒是得到了解脱，可以永远休息了；只是他的太太和几个孩子怎么办呢？

我这么自言自语。

X X X

我和李先生认识，大约是三年前，他来找我替《战斗》月刊写稿，并且告诉我，这是他一个人创办的刊物，由拉稿、编辑、校对、跑印刷所、发行……一切都是他一个人。

「幸亏我有个好太太，她帮我许多忙。」

末了他又微笑着补充一句。

「李先生的苦干精神太使我钦佩了，我一定帮忙。」

我肯定答应他，他很高兴地走了。

此后我替《战斗》写过两次文章。每期刊物出版后，他总要寄一份给我，在他逝世的两月以前，他还在来信索稿，我答应他有一篇〈伙夫的泪〉，不过长了一点，他说可以分两期刊载，为了忙，我始终没有寄给他，真对他不起！又有一天，记不清在一个什么公共场所里见到他，忽然我发现他的头发白了许多，他又向我提起稿子的事，我说：

「稿子我修改好了，马上寄来，李先生，你太累了，应该多休息休息。」

「没有办法，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问起李太太来，他连忙说：

「她很希望你去玩，那次你没有吃完饭就走了，她心里老是不舒服，几时再去我家吃便饭好吗？」

提起吃饭，我非常不安，记得去年他请我去他家里吃广东菜，都是李太太一手做出来的；可惜我因事吃到中途就告辞了。虽然我只见过李太太一次，却知道她真是能吃苦耐劳，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X X X

「妈，爸爸睡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好得快一点？」

这是那天在殡仪馆，李先生的小女孩指着棺材这么问她的母亲。

「不，爸爸上天了！」

李太太流着泪回答孩子，孩子莫名其妙地望了望母亲没有再说什么。

天！人间还有比这更惨的事吗？两个最小的孩子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已永别了人间。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伤心，只是不肯穿那又硬又粗的麻衣，哭着说要脱掉牠；大的孩子伤心得和他母亲一样涕泪纵横，惨痛欲绝！

近两三年来，我已经不知去过多少次殡仪馆了，每次都要流下不少眼泪，这次看见李太太伤心的情景，我也忍不住热泪滚滚而下。

「可怜文化人，脑浆绞尽便归去；性喜研兵学，李广不封缘数奇。」

在许多挽联当中，我在笔记下了张镜影先生这一幅，尤其最欣赏他的上联；因为我们都是文人，将来也都有那么一天：「脑浆绞尽便归去！」

X X X

在这个痛苦的世界里，多少人想死却得不到死，李浴日先生却悄悄地毫无痛苦地永别人间，他太幸福了，他已尽了他最大的责任，对得起国家民族，死无遗憾；只是他的夫人和儿女太苦了。

李先生虽然得到了解脱，永远地安眠于九泉之下，但他那伟大崇高的爱国精神，是永远不死的！

十年回忆

——为纪念李浴日先生而写

郑明能

（科学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南京初识

民国三十五年春天，南京的气候虽常从北方带来些残寒，然日丽风和却有无限美的风景，紫金山的树林、草木一天一天的生长变化，使人觉得大自然的伟大，这是在常绿的台湾所看不到的。有一天我从光华门的城郊作了一张写生回来，我的姊姊丈林幼湘适从重庆到京，因不久就要赴东京驻日代表团工作，要我陪他到各处访友，记得第一家到的是四条巷一幢洋房住宅，我一进门就看到书架上置满了军用书籍，其中亦有日本各种军书，我一看就知道这家主人一定是一位留日的学者，果不出我所料，内面出来了一位中年肥胖中等身材，谈起话来很殷勤很爽直还带了些广东口音有学者风度的人物。我的姊姊丈马上给我们介绍并说：「李先生是我亲信的朋友，是一位忠厚的学者，你们一定谈得来的。」这是我认识李浴日先生的开始，以后我们常有来往，且从很亲密。

是年底我到了上海（那是我常在上海南京来去），有一天浴日先生来访，因东京姊姊丈处运回日本归还我国的物资文物数百件，其中有六十多件是姊姊丈的图书，内有一部份是给浴日先生的；他来协助我工作，我们在上海杨树浦海关忙了数天才整理完毕。

三十六年冬天我曾回台一次又再转回上海、南京，这一次是准备全部搬回台湾，那时我的书籍一部份寄往南京暹罗大使馆，我刚在整理书籍的时候，佣人来说：「有一位李先生来访」，原来他已知道我将离开南京特来访问的。

台湾的过从

三十八年秋天，我在台北接到他自香港寄来一信，谓不日来台，同时东京姊丈亦来信嘱我：浴日先生到台须多多协助，我曾回信给他，表示欢迎。

他来台后最初是住在汐止，我们常来往，他常约我到汐止静修院附近游玩钓鱼，或在山上树荫下的石桌下棋。他每次到静修院手里总提着一个布提包，内放着纸张、钢笔、书籍，原来他是到静修院写文章和看书的，这差不多成了他的一定工作。他与静修院主持慈航法师似乎亦谈得来。有一天我们在附近爬山，曾登到最高峰，我们亦常谈论到自然风光与台湾地理、气候等自然科学问题。《台湾必守铁证》一书就是在汐止写成的。他为了在台要复版他的四大著作：《孙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与《台湾必守铁证》等书常来台北要我协助。我马上替他介绍印刷制版厂。那时正是台湾印刷界复活时代，常有一件印刷品拖延过限期。我们为准时出版，整日在印刷厂督工，为了工作上便利，在我的寓所处设了「世界兵学社办事处」，我们常常都在一起，那时我正在实验一点化学工作，在我的研究室里他做他的校订，我做我的实验，我有空就帮他工作，如此在三十九年七月出版《台湾必守铁证》，四十年三月又增订出版《孙子兵法新研究》复业第二

版。同年十月一日发行《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复业初版，四十一年七月发行复业增订初版《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同年九月二十日再发行复业《兵学随笔》增订本初版，以后又将四本合订为《决胜丛书》。

其间曾任《实践》月刊社总编辑，该刊发行后颇得各方好评，为国内水平最高刊物之一，可惜其后因经费紧缩而缩小篇幅。

四十二年秋任《战斗》月刊社长，创刊时订户不多，每月经费亦少得可怜，处处节约，曾送我一盒「世界兵学社副经理，战斗月刊社编辑」的名片，我亦曾代他找了几个广告。自后经浴日先生不断努力，内容逐渐充实，经费亦渐增加，成为今日《战斗》月刊，颇得前后方赞赏。我们可在合订本看出他如何用尽心血以最少经费来编成本刊，他时时刻刻不忘为《战斗》月刊尽最大努力，结果由于过度疲劳而结束了他的一生。

其人其事

浴日先生为人忠厚诚实，做事负责，忠心爱国，只知道工作，只知道勤劳。他一生就是奋斗，就是战斗，他生平根本就没有享受过。他是个实践的人，他做事「必定成功，必有其果」，这是他的工作信条，立身之本，以下我可举出他的长处来说明他的行为与人格。

一、做事无论大小，慎重精细、忠于职责。为职务不辞赴汤蹈火之苦，一切工作必定做到成功。关于此两点有和他同过事的就很明白，他做事如何忠于职责，大小诸事均是慎重精细，《实践》月刊，《战斗》月刊诸同仁更明了的。他做事绝不马虎，他

的文章一修再改，再改再修，印刷校对最少要有五、六次，多至十多次。付印后亦常注意校阅，若发见一字有错，无论还剩多少张，必定要更改。他如此常使印工不胜其烦，有一天有一知识工友问其为何只剩下数张亦要修改，他回答说：「可达成最少错误，虽仅数张必要时可发往重要部门」，使该印工惊叹其精明远虑，这是数月前该印工亲口对我说的。

二、勤俭简朴，事事节省浪费。他的日常生活服装都很简便，无论公私均不许有浪费，如《战斗》月刊的信封、信纸、稿纸都常利用数期余剩纸张印成。不拘形式，有实质的精神，绝无虚伪作风。

三、他的交友重于精神的结交，绝不偏于物质金钱来往，他所做的工作亦然，所以一生清寒。如他与我的关系亦完全义务的，他对待人是诚心诚意，并不一定为了金钱或物质，他所研究的学问，亦是枯燥无味的理论，他的著作亦只能糊口而已。喜交友，最重恩义，乐为他人表扬长处，友人有了事故，为友代劳尽力做到。如《时代生活》月刊社长彭克定先生逝世时，他自己生活已经够紧张，还到处为他募捐。

他平日治学至勤，对于文艺自然科学亦有很大兴趣，凡有关系科学的稿无论长短一定找到我来商量。我们当谈到自然科学，他必究问到详详细细，尚须给他一个结论才行。他常拿他的《孙子兵法》与现代科学来对照讨论，亦常向我借了物理学书回去研究。本刊第四卷第二，三期合刊王阳明特辑中的《王阳明与竹》是他提交我的题目，他要我以科学来论述，那时我正因年关迫近，无暇握管，他却连催数次，稿成后因为古今学问方向、分门

互有不同，他为慎重起见与我辩论数次，最后我提示「科学史」与「科学研究方法」，他始赞同，由此可见其做事精细。

记得去年夏天他从金门太武山顶上采来数块白色岩石（石英石）与很多海边贝壳要我去看，后来要我汇集资料写成一篇〈金门之地质与矿产〉。必要时要我去金门游玩一次。四十二年他曾患过一次血压高，他为了此事不知同我讨论过几次，其实我只能与他谈论医学常识罢了。

我们最后一次讨论有关科学问题是本刊第五卷第一期〈酱油与反共抗俄〉的关于酱油防腐剂的药理，我曾供给他药理及日本使用防腐剂的历史文献。

他对美术亦很了解，曾与我参观过几次画展。

十年回忆

「人生若梦」，人生虽「有来必有去」。人人总有一天走回旧路，可是不外是一回「人生梦」，进步的人类一切学问至今尚无法对于「人生梦」下一个结论，永远是一个「梦」。我们同浴日先生亦不外是一场大梦？十年如一日，记得十年前在南京相识，今日已经再也不能相聚，再也无法谈论。我们曾常在汐止、萤桥钓鱼、游泳，或曾共同工作至半夜，亦曾到过新庄、三重埔，在深夜风雨中同归。我曾流落万里他乡；他亦奔走万里海外；我们之间毫无客套，完全精神之结交；他是一个稀有学者，有胜过他人许多优点与人格，是个实实在在埋头苦干的人……

八月七日晨十一时，我因事赴基隆，至夜十时始回家，家人忙把李太太写来的字条给我，写的是：「李先生一早起床就昏倒

不省人事，嘱快找医生来。」家里人又说「浴日先生已逝世了」，这一连串的恶耗传来，叫我搞不清，真有如梦境！我马上赶到中和乡浴日先生的寓所，才知道在早上仅两三小时便急逝去了！如此我的姊丈给我介绍的一位知己，竟成了永诀！我在南京写生〈南京城墙一角〉依然挂在我的房间，我家里的人都说：「从此再没有一位脚步声很重，一踏上楼梯马上叫一声『郑先生』的人来访了！」原来他同我全家的人都谈得来的。他现在与我们一别千古，这就是「人生梦」，我做了一回大梦，他做了四十七年长梦。我已没有什么可写可表示，唯有在本刊草成一点回忆，来追悼故友在天之灵，和祈祷他的冥福吧！

四四年九月十日于研究室

我与李浴日先生之缔交

李震

(军事教育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我与李浴日先生之缔交，初为文友，继而合作，后为知己。

当抗战期间，李先生创办《世界兵学》月刊于广东，时由于交通阻梗，大后方书籍，前方战区大都无法获得，且由于李先生《世界兵学》月刊，极力提倡东方兵学，尤其对于兵学鼻祖之孙子哲理，阐扬不遗余力，并藉此以发扬国粹，恢复民族自信心，此时作者适自陷区之最前线，回至七、九战区工作，得读先生之《世界兵学》月刊，为之神往，遂订阅之。继而为该刊撰稿，自此以后，作者遂与先生成为文章之契友矣。

及三十六年作者出版所著《将校才德与治兵》时，先生即予以诸多协助，并将该书篇章摘要分别发表于南京当时之各什志，藉资普遍。自后先生在出版事业上，遂与作者时相合作，当其筹建苏州孙子纪念亭时，尤嘱作者与之致力焉。及至大陆沦陷，撤退来台，作者于凤山陆军官校创办《兵略杂志》月刊，先生得悉作者状况，曾数度南行，时相作学术上之磋商，则吾与先生之交，至此易形亲切，而引为知己之至友矣。

先生性纯厚敦朴，高尚无华，好学术，钻研不倦，关于先生研究兵学之起源，先生曾与余详述其经过，他说：「当我某年留学东京时，见日本各坊间排列甚多种类之孙子书籍出售，因感国内坊间少见，乃引起我之好奇心；遂一翻阅之，皆为日本将校研究孙子之著作，遂逐一搜集，详加研究，经久深觉有所悟，乃选

其尤精者十余种，从事编着《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现为《孙子兵法新研究》），回国后，此书初稿告成，遂在广州初版，此为先生研究兵学经过之大要。自此，先生即专从事于兵学之研究，并创办《世界兵学》月刊，其后数年，先生历着译有《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孙克兵学新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等书问世，遂一跃而为**中国兵学之闻人**矣。

先生前数月，复从事编着《吴子》一书，并谓待完稿时，将请余为之校阅，不幸此稿未完，而先生已与世长辞矣。先生实为我国现代兵学世界之奇辉硕果，不幸寿促，不仅为先生惜，尤为我国兵学界惜也。

先生与余缔交之深，概如上述，及八月八日突闻先生恶耗，不胜错愕之甚！其后数周，为悼惜先生之逝，与念我等交谊之深厚，每每为之精神恍惚焉。

为战斗月刊纪念李浴日先生逝世而作

陈纵材

（前联勤总部参议）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不朽事业，在立言方面浴日先生洵然尽其最大努力，而成就亦伟，在彼努力军事文化垂廿余年，成书过万字，均由其一手所自创，并无接受任何之支助，其功已不可泯。

在彼所著述典籍中，以《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最为余所推许，盖《孙子兵法》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人不易解，今得李先生以哲学之眼光分析之，正是其独到之处，且以流畅之笔，引申其义，使读者一目了然，尤其著述之特长，故其书不只是兵学之书典，而亦是文章中之精华也，然而，李先生往矣，吾知此书今后必去宏扬于世界，纸贵洛阳也。

李先生尝言彼以微小之经费，办一军事刊物，与国家耗费大量金钱，办一军事学校适应国家之需要无分轩轻，余常味其言，盖创办军校与刊行军事读物在作用上并无分轩轻，盖军人必须在学校养成战斗技术与用兵治兵建军之学，先行奠立本身之基础，但学问完成，得成为一代名将，则端离校之后，本其经验与穷年累月研究而得，军事刊物即能供此需要，其价值已不待言。

今李先生虽逝，然其嘉言懿行，则正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委地，吾知李先生其永存矣！

战斗一生的李浴日先生

王蓝

（作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李浴日先生逝世了。我应该写篇文章悼念他；可是，刚一提笔，眼泪便涌上眼眶，心出奇地哀痛，手也有此颤抖，我想，我这篇东西必定是有「文」无「章」，因为深深的悲伤绝不允许我在写作「章法」上费心思了……我有的只是无法倾吐的太多的悲伤，无论怎么写，也不能把那悲伤写出万分之一……。

浴日先生逝世的前一天，还曾到我家中来；然而，我没有碰到。我由外归来，孩子们告诉我：

「爸，广东李伯伯来了！」

我的亲友中颇多李姓，为示有别，孩子们自动地给浴日先生气了个「广东李伯伯」的称呼（浴日先生是广东人）。孩子们对这位「广东李伯伯」，由衷地敬爱，当然一方面由于浴日先生平日对孩子们特别好，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孩子们观察得出平日我对浴日先生的敬重、友爱，是既真且深的，所以孩子们自然地跟着我奉献出他们一颗颗最赤诚的心，献给浴日先生。

「广东李伯伯来催您写稿，」大孩子郑重地告诉我：「他说您怎么老不在家？他要您马上交稿，他还要和您谈谈。」

我感到一阵歉咎，答应给浴日先生主编的《战斗》写稿，已经又「脱班」了。我决定明天把稿赶完。可是第二天正好星期日，整天亲友来访不绝，结果未能动笔。

第三天，唉，就是第三天，当我早早起来准备给《战斗》写稿时，报纸来了，一万万个没想到的，上面竟刊出了「浴日先生昨突逝世」的新闻。

当时，我的眼前一黑，几乎失去知觉。我猛摇了几下头，重新睁大眼睛盯了盯报纸，没有错。我多么渴望我会看错了啊！立刻我跑到纪滢先生家，原来他昨夜已经晓得了。并且当他得知这一意外恶耗后，心神大受刺激，以致出外访友时，竟走迷了道路，他说：「那是一个常去的朋友家，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了，心中尽是想著浴日先生……」

我赶到殡仪馆，开吊是在翌日，正好还可以瞻仰了一下浴日先生的遗容。他静静地躺着，嘴微笑着不动，一脸祥和，善良。他战斗了一生，他虽然不该死得这么早；可是他死得坦然，死得安谧，因为他奋斗了一生的贡献，足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上帝了。如果真有天国，天国的门必正为这种正人君子革命学者而敞开着。

李夫人见到我时，痛苦倒地，泪如泉水涌出，不住地嚎啕着：「我不能救活浴日，我对不起他！」

这一位贤慧的李夫人，久为我们朋友圈中所崇敬，她不但相夫教子持家有方，更对国学有极深的造诣，写得一手好文章，若干年前，还曾写了不少动人的小说。自从嫁给浴日先生，无暇执笔，除了帮助浴日先生办理出版事业，全部精力更花费在厨房。浴日先生七口之家，从未雇有下女下男，凡事都由李夫人操作。浴日先生一家，一直过的是最简朴的生活，可是浴日先生热情、豪爽、好客，任卓宣先生、张铁君先生、陈纪滢先生、和我经常

为李府座上客，李夫人烹调的广东菜，是我们近数年来在台湾吃到的最好的宴席。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唉也许正是美满得连上天都嫉妒了？因而，竟将浴日先生召去……。

浴日先生的身体，除了血压稍高，原是十分健康，虽然因为数十年心血的耗费，头发已经白了不少，可是精神充沛，体力健壮，每年夏季从不中断到中正桥下游泳。他每次去河边游泳，总要从我家园子里穿过，也总要小坐片刻，有时谈得高兴，他便回家换了衣服，再返回来畅谈到夜半。每次的谈话，他都强调「立即反攻——不断反攻」的重要。这是他多年来的主张。他对于反攻大陆似乎比任何人都渴望得迫切，回忆起来，仿佛他已预知自己可能赶不上反攻的时候了！没有比这个更值得悲伤的了。浴日先生竟真未能看到国军重踏上大陆……。

浴日先生终生从事兵学著述。屡蒙中央褒奖，选为优秀党员，并屡蒙总裁召见嘉勉，真是一位难得的、忠贞的、有理想、有抱负、埋头苦干实干的典型学者、典型革命家。但他在艰苦重重中支持《战斗》月刊，也正为了《战斗》月刊，而造成了这次的不幸，造成了他的脑溢血不治……世界上常是过于认真负责的人碰上这种遭遇，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却一个劲儿地活着消耗粮食。可是，堕落腐化的后者就算活上一百年一千年又该如何？只不过是一个活的木乃伊罢了！像浴日先生生前这种不肯放弃一分一秒致力于文化救国工作的人，纵然仁者不寿，可是他战斗了一生，他的生命却永远不朽！他才是真正获得永生！

浴日先生去了！浴日先生首先发起的「文化界聚餐会」仍在如期举行。我们已经集议，为他的子女募集一点教育基金，我们

这一群都是穷书生，可是我们一定也要竭尽绵薄，奉献上我们的至诚！浴日先生生前颇痛恨潜伏在文化界中的「赤、黄、黑」三害，去年文化界发起文化清洁运动时，他主张彻底肃清三害，应该是一宗遗志；为了纪念浴日先生，我们今后必须再在文化清洁运动上多多努力！除了这几点，我还希望大家集合力量，早日出一套《浴日先生全集》，将他一生著述全部搜集付印，以流传后世。因为他那些作品，是应该流传，值得流传的。

九月十六日于中和乡曦园

憾底回溯

——为悼念学术导师李浴日先生逝世而作

罗云家

（军人作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一、

八月十一日的下午，天是那么闷热而阴沉。没有风，树梢也停止了她的婆娑起舞；没有太阳，所以堆堆的乌云也就随着布满了天际。大地的人们汗流浹背的在工作着，活动着；而我们？当然也无法例外。我坐在吉普车上，虽然从善化出发，且等于「兜风」了一个多钟头，可是额上的汗珠仍似铺满于檐上的朝露，看看车上的速率表，指针已向着四〇迈上，但归心似箭的我，却仍在心意烦乱的命令着驾驶兵：「再快点！」

到达驻地的时候，恰巧倾盆的骤然大雨正落下来。我们奉命出外督导「中兴演习」已经半个月了，所以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走到单位收发组，去看看有不有自己的信。

「轰隆！轰隆……」突然间，半天里一道闪光之后，响起了几声巨大的霹雳。我被震惊了！顿时几乎颤掉了手中的其它几封来信。

原来同时产生霹雳般的惊人作用的不是那天空的雷声，而是由台北方面寄来的一件讣告——那上面书明：自由中国兵学界先进的李浴日先生，不幸于八月七日患脑溢血逝世了！……

「怎么啦？参谋！」我仿佛听见收发士官这样惊奇地问过我。但我并没有回答。我只是心在狂跳，血在加速奔腾；于是我颓丧地坐了下来。望着那白纸上的黑字，眼睛也随之而模糊了起来：「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自言自语着，慨叹着；叹惜我从此失去了一位良师，也为我们之间的「缘慳一面」的遗憾而痛恨着造化小儿的不仁！

谢上士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安慰我地递给我一支香烟；我点燃了，吸着，猛吸着。终于在那蓝色的氤氲中，我的思潮洄溯到了三年前的一个兴奋的境遇里。……

二、

「呜！」火车载着满车的乘客从新竹向北开出了。我提着行囊，挤在个个因炎热而烦恼的人群中；抬头望望行李架，东西是满满的，俯首看看左右的座位，人与物同样的拥挤不堪。因此我只得停顿下来，放下行李于通道中，人站着用手擦汗。

「同志！」突然有只手拍在我的肩上，「请在我这里坐下休息吧，我也坐得太累了，需要站起来活动一下。」

「不！谢谢您——」我既感激而又嗫嚅地说：「先生让座给我，那实在是不敢当的。而且我只是一会儿就到站了。」

「不必客气，」他边勉强地拿着我的行李放进座位下，边摆着手势说：「请进呀，我需要到车厢外区透透空气了，这东西烦你照顾一下。」于是我就在「婉却不如从命」的心情坐下了。

车子到了伯公冈，下车的男女特别多，据说今日从各地去「拜拜」的善男信女，至少有四五千。我望着车外，心中有无限的感慨；迷信、道德、神棍与愚民，我能说些什么？

「同志，你觉得这些信神的人好笑吗？」不知这位戴着近视镜的先生，在什么时候进来坐在我的那面了，我不安地马上起身说：

「先生：我不觉得可笑，只觉得对它们可爱和可怜。」

「你是军校学生？现在干什么职务——看你很少年老成的。」

「很惭愧，现在是上尉连长，」我先是点点头，说完后我禁不住打量了他一下：着一袭中山装，眼睛炯炯有神，头发中已有些斑白了；我于是从他那不凡的气宇中：立刻发现了他的经验之丰富与学问的渊博来：「请教先生贵姓大名？」

「请坐，」他礼貌地说：「兄弟姓李叫浴日——李浴日，转请教？」

「啊！」我不禁惊讶地站起身子说：「原来是兵学界的先进李先生，久仰久仰……」于是我们就在欢欣的气氛里谈了起来。当车抵中坜车站，临别时，他还非常热诚地送到车厢门口握住我的手说：「……有时间欢迎您来舍下玩。我很喜欢和你们青年朋友在一起研究……再见了！」

「再见！」我十分激动地说：「我能来拜访您，向您请教，那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也是我一向夙愿。谢谢您！」

三、

我是很爱钻研兵学的，虽然我在这方面的根基很浅。我也是很爱写点稿子的，虽然我在这上面的造诣不深。但如果说这种兴趣和爱好是由于戎马倥偬的生活把我训练得如此，则远不如说是由于一位热爱我的老师——李浴日先生之指点而产生较为恰当些，如果这话是出于我内心深处的话。

我研读《孙子兵法》开始于南京，那时候我在伞兵总队任职；该书解注的人是谁，我虽不能记忆，但他那以片面的见解去作狭窄的阐述孙子的原意，是颇使我非常失望的。其后因赴中原剿匪，继之又参加淞沪保卫战，和舟山群岛的防守，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从事学术上的自修。转进台湾以后，奉命于新竹、桃园担任海防，由于生活与环境均较大陆时期为佳，所以自修之念才又开始浮于脑际。

事有凑巧，恰在此时我接到李中校的一封短简：「云家同志：欣闻你随石觉将军杰作下的舟山胜利转进，安抵新竹海滨，兹无以为慰之余，特另寄上吾友李浴日先生之大着《孙子兵法新研究》一册，用表存忱，敬希哂纳珍藏细读为幸！……」

我欢喜得什么似的于次日即收到了此书。看完了书首的几篇评介和序，他即令我产生了爱不忍释的兴趣。此后我整整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研读该书。在读的时候，我先予以圈点，作割讯，写心得，然后再参照各杂志上有关此类着论评介和阐述的文字，予以对证研究，结果使我发现李先生对此书的写作有着如下的特点：

（一）资料搜集非常丰富，且过滤的功夫下得很深；

（二）对孙子兵学思想之形成的时代背景与影响，有深刻透彻的研究，故对其著作之阐述甚有独特见解；

（三）对中国历代战史与中国兵学传统思想，都有甚深的领悟，尤以对现代战术战略之演进有正确的看法，故能将其己见与孙子融会贯通。

基此，在我的心灵中，一个令人非常崇敬的李浴日塑像隐隐出现。我觉得他定是一位道貌岸然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学者。但是谁知而今所见的李先生，竟会完全与我所想的相反——而是那么充满了热情、平和、友爱、谦恭的文武双全的人物呢！

四、

别后的岁月哩，我因公务缠身，一直未能获得机会去中和乡拜访李先生，为了表达系念之思，我开始时常写信问候他；有时也会对某些疑难提出请教。他每次都很快的给我覆示，文字是那么有力简朴，语句是那么亲切爱护；之后他时常寄赠给我一卷《战斗》杂志，说明这是他以心血培植出来的果实；我珍惜地把它的一页都细读着，于是我开始发觉自己的知识之浅陋，和见解的愚拙；因此我决定学习写作。起先，我函请李先生教我方法，他覆了，大意是这样的说：

「经验是学问的泉源，生活是经验的宝库。……任何工作与事业的成功，有赖于书本的知识至多占百分之三十，有赖于实际的工作经验至少占百分之七十。所以我们写作的秘诀是多看、多做、多写！你有如此上进的决心，值得为青年朋友们庆幸，也值得我们向你钦敬！

寄来的〈如何统一情报思想〉大作，除小部分有不妥之处，需要修正外，一般地说，它是一篇成熟之作，我们准备于即期采刊。兹再附寄撰译《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纲要》一本，敬请晒纳并赐教正。……」

你们看！李先生的为人是何等谦虚热情。他对人是如此诚挚博爱，交友是如此纯真、坦率；没有利用目的，也没有利害观念。有的，只是一片为自由祖国兵学思想之统一与建立工作的赤忱，和为晚辈青年之奖掖与提拔的助人美德。像这样的「好人」，在人海茫茫中能找到多少呢？

流光如逝，我在他的不断指导与鼓励下，拙作也不断的在《战斗》上与其它军事刊物上和读者见面了。我深想报答他，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好呢？去年我们戍守小金门。突然在十月廿五日的下午，接到了他亲笔给我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由台北发出而迟到的，另一封则书明「托于福建省政府旅次」。兹为纪念先生对我之格外爱护，爰将此二信一字不漏的录之于下：

「云家先生大鉴：示悉。本刊取采甚严，故大作只发表了一篇，其余尚未经审查通过；台端在《军事杂志》所发表之〈水鬼研究〉一文，颇博得读者喝采；本刊为金门所办，先生在前线抗战，尤宜赐予杰作，以光篇幅，胡刘两司令官对本刊甚为重视，如有精彩作品，请先寄本刊发表为盼！专覆祇颂勋祺！

弟李浴日手启十月五日」

「云家先生勋鉴：此次因公来金门，本月廿四日乘机返台，旅途匆匆，未克前来慰劳，为歉！先生一面作战，一面著作，前途无量，他日必可成名将，仅此豫祝。弟寓省府第一招待所，有

便请通电话一谈。近日未知有捕获『水鬼』否？勿此不一，只颂
勋祺，并祝胜利

弟李浴日手启廿二日」

五、

从金门调回本岛南部服务，时间虽然逾了半年，可是却鲜有机会北去探访先生一趟。想不到就在我工作正忙的期中，溘然长逝，与我从此成了永诀，而同时在我的前途上，少了一盏指引走向光明大道的明灯！能不叫入五中俱裂，痛悼万分！

悼吾乡李浴日先生

卢震

(作家)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五百年来，以文人而知兵事者，明有王文成，清有曾文正，此两公皆以文人缩兵符，克平世乱，建立不朽之殊勋。先生生当乱世，独专心钻研兵学，数十年如一日，著述等身，为军事论坛所推崇，其致力阐扬中外兵学，宣传国策，鼓吹抗战反共，提倡兵学研究，先生之志，是亦王曾二公之志也，惜其际遇不及王曾二公，故无二公之勋策，今日赍志以歿，是不独为先生惜，尤为吾国兵学前途惜也！

吾雷素称文化落后之区，先生独能蜚声文化界，正喜启导有人，今而后，其发瞶振聋者何人？先生在时尝本 国父「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之革命战理，力主不断反攻，逝世前夕，又欲赴金门前线收集登陆战资料，做具体研究，当此海峡风云正紧之际，正喜共同筹策反攻，今竟盍逝，情何能已，是先生之死，实桑梓丧贤良，国家失栋梁！

先生虽死，而先生之文言不朽，精神不死，虽死犹生，吾辈后死者当效法先生之为人，继续先生之遗志，达成反攻复国之任务，以慰先生之灵！

浴日先生的中学时代

吴文晓

（前总统府秘书长）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故友李浴日是国内知名的兵学家，关于他成名以后的事迹，本刊编辑委员已约了几位名家执笔了。这里，我想谈谈浴日的中学时代。

民国十五年八月我考进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以下简称「一中」），他的前身是广雅书院，民国廿年以后改为广雅中学）高中一年级，同班里有一位年纪比我大三四岁，长得很结实的同学叫李铁军（浴日一名系他在上海读书开始用的，以后着译多用此名），这就是后来成为兵学家的李浴日了。

浴日沉默寡言，好读书，气味和我很相投，起居作息常常在一起，亲爱如兄弟，从此成了莫逆之交了。

「铁军」二字普通说来有勇敢善战的劲旅之意。浴日在「一中」时候用这个名字。足见他少年时代就有立志做兵学家或为国家建立一个勇敢善战的劲族，以抵御外侮，复兴中华的大志。

再从他在「一中」时候所阅读的课外读物来说，当时一般中学生，除一些左倾份子喜读郭沫若、成仿吾等匪党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的学生都爱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奇怪的是浴日却与众不同，他的书架上除了教科书外，放满了周秦诸子、《左传》、《四史》、《菁华录》之类的线装书，其中他常常看的记得是《孙子》，以一个初中学生居然阅读这些线装古

书，我当时颇以惊异的眼光来看他，因为我对这些书本很少涉猎，和他虽然是日夕相处，却没有谈过这些书之事。后来他译著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出版，我从这件事联想起来，才悟出浴日的研究兵学是渊源于中学时代，不是一朝一夕的成就了。

上面已经说过，浴日是民国十五年八月进「一中」的，那时正是蒋总统率师北伐，国民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而「一中」又是革命策源地——广州最著名的中学，共匪要毒化青年，首先就攫夺这个学校，透过了他们的劫持下的国民党青年部，除了派亲共份子陈某为校长外，并派遣大批职业学生混了进去，在学校里建立了少年先锋队、济难会（第三国际的一种外围团体）、血花剧社等组织，许多纯洁热情的青年被他们诱骗进去，从此神圣的学府，变作共匪斗争的战场，弄得学潮澎湃，弦歌几绝，真是闹得天翻地覆，没有半刻安静，反对他们胡闹的人，被批评的体无完肤，连祖宗三代都遭清算，埋头读书的人，都给你带上落伍顽固的帽子；大家噤若寒蝉，不敢发半句怨言，否则便有捱打或被迫退学的可能。就在这样万分险恶的环境里，浴日却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因为我当时年幼，没有入党，他是否「一中」党部的负责人，不得而知，后来也没有问他）挺身而出，不顾一切，进行反共战鬪，居然能在学生会中活动，成了学生会中的反共中坚人物，每次学生大会，看他和共匪份子辩论的面红耳赤，甚至拳脚交加，演出全武行的场面不知凡几。当时幼弱的我，看来颇有点害怕，而浴日却愈战愈勇似的，有些同学们劝他，反被他说服过来，变为他的有力支持者。这种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在他的中学时代已经表现的有声有色了。

正因为他反共最力，共匪学生恨之刺骨，成为他们眼中的钉，当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匪酋叶剑英在广州暴动的翌晨，浴日就被共匪指名捕去，关在东堤的××会馆里，正拟下毒手之际，幸而我反共将军李福林的部队反攻过来，共匪仓皇逃窜，浴日幸免牺牲，真可说是虎口余生。

记得浴日脱险回来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今生还能看见你啊!」，当他历述被拘时的遭遇和共匪的狰狞面目，至今都有些余怖。从这一段事迹看来，浴日在中学时代，已是一个反共的急先锋了。

再说到大革命时代的「一中」，被称为革命的学府，注重军训，并实施军事管理，每天一操一讲，学生们穿起草绿色的制服，拖起粤造的七九步枪，俨然一个丘八似的。许多娇生惯养的同学，对此种军事生活甚感拘束，啧有烦言，每天清晨出操，总是到得不甚踊跃，下午上讲堂更是寥寥无几，尤其上典范令一类课程时，尽管教官们很起劲的逐条讲解，听者却是枯燥无味，打瞌睡者有之，看小说者有之，溜去合作社吃零食者有之，只有浴日和少数同学屹坐在课堂里，凝神谛听，毫不马虎，再当时一些同学谈来颇以为他是一个怪人了。

又记得那时每星期六上午，照例有两小时的野外演习，教官们把我们带到学校附近的丘陵地去做野战演习，有一次演习进攻，教官发令要我们跳过一条颇宽的壕沟，那时正是雨后泥泞，壕沟积水，大家正在迟疑不决之际，浴日却随着教官跳了过去，不慎滑倒在沟旁，弄得满身泥浆，有如酱鸭，大家哗然取笑，浴日却赶快爬起，继续前进，毫不理会。

浴日再中学里对军事课程如此认真学习的态度和勇毅笃实的精神，又可以作为他后来成为伟大兵学家的注脚。

浴日逝世已经一个多月了，惭愧的是我不是研究军事，不能对他的兵学理论有所阐述，只能就他中学时代的琐事做一个忆述，使大家对浴日有更深入的认识，聊以志我个人对他的哀思。

李浴日先生荣哀录

附篇（一）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本社故社长李浴日先生于上月七日晨因脑溢血逝世，其生前友好即日为之成立治丧委员会，并在九日上午假极乐殡仪馆大礼堂举行公祭，是日前赴致祭者有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以及社会名流数百人，团体祭者则有金门防卫部、福建省府、广东省府、各同乡会、各社团等机构，一时素车白马，备极荣哀，兹编所录，乃由治丧会所供给。今照载于后，作为本纪念号的附刊。

——编者附识

挽 联

潜修兵学 才识超群 灼见真知频传诵
久共情谊 德行素仰 风凄琴渺动哀思

邓文仪

十年前早喜相知 记披襟纵酒拊掌谈兵 时向空林邀阮藉
一夕间顿惊隔世 剩笥泽成尘遗篇待梓 更伤流水失锺期

刘咏尧

是兵学家 是文章家 著书缘期救国
乃宣传员 乃战斗员 策仗岂为封侯

雷湛旅台同乡会

兵学数权威 无谁与比
文章能淑世 惟子有之

治丧会同人

纯朴儒风宗孔孟

高深兵学究孙子

梁寒操

频年苦著书 能解心肝呕已尽

一旦惊骑鹤 忍听孤寡泣无依

陈学谈 陈瀚华

事业已归前辈策

典型流与后人看

李 才

大角缠兵气

天地毓奇英

刘闻祖

可怜文化人 脑浆绞尽便归去

性喜研兵学 李广不封缘数奇

张镜影

孤寡无依 亲朋陨泪

文言不朽 兵学留辉

刘志轩

论交近卅载 往事尚如昨 恶耗传来疑是梦

话别才两日 今世已难逢 良朋西去竟成真

刘崇龄

从抗战到剿匪 廿余年来亲如骨肉 正望携手反攻大陆 岂料
兄魂归西去

由孙子到克氏 无分日夜情同手足 切盼促膝共研兵法 只恨
穹苍不怜人

陈纵材

兵学号大家 硕望早传海内外
精灵应不灭 英魂长绕岭东南

谭国铨

学富雕龙 文修天上
才雄走马 星陨人间

谢玉裁

论交在烽火弥天之中 慷慨忆谈兵 任侠儒林应合传
归命于萑苻遍地以后 鼓吹期报国 云根海浪两相催

王泽民

令誉早驰扬 兵学着权威 文坛称泰斗
音容犹宛在 袍泽失先进 党国丧贤良

宪兵杂志社

文人知兵 苟不遇时 曾左李胡 与君等矣
浮生若梦 到无言处 电露泡影 有恨何如

杜如明

东瀛常檐簷 精研孙子兵书 武学范畴推巨臂
南海丧旧雨 光大百家战略 儒林祭酒更何人

丘斌存

兵学擅长才 著作等身 军事论坛称泰斗
海天凋硕果 万方多难 凄凉风雨恸人琴

陈本昌

兵学于今传泰斗
名山自古有遗书

军事杂志社

文士知兵 孙子一书名天下

哲人其萎 逢莱万众哭先生

郭桂田

为主义 为国家 一本孤忠 以谏论之恢宏 不让挥戈浴血战

是闻人 是儒将 两者兼着 恸河山犹未复 那堪重读反攻篇

周香畹

卅载雕虫 能酬党国 谁云小技

一朝骑鹤 忍别妻儿 实是何心

唐耕诚

君逝矣 遗著犹存 永垂典范

众来也 惊闻噩耗 痛失专家

中和乡民众服务站

流水夕阳千古恨

凄风苦雨百年愁

陈舜 蔡杰 蔡一民 邓奋生 黎鏊

仙游台岛 万里华侨同惋惜

才高泰斗 刘邦知友尽哀思

赖之璜

挽 轴

尽粹兵学-----于右任

道范长存-----彭孟辑

修文赴召-----胡 璉

哲人其萎-----刘玉章

英灵永在-----黄珍吾

文言不朽-----郑彦棻

郑伦蕴珊

积学高文-----万耀煌

痛失英才-----马超俊

长才未尽-----张瑞贵

兵学留辉-----任卓宣

痛悼良朋-----	梁华盛	哲人其萎-----	王 镇
痛切人琴-----	韩汉英	哲人其萎-----	邹志奋
痛失良朋-----	薛仲述	哲人其萎-----	邓龙光
我失良朋国失桢干-	宋念慈	今之孙子-----	郭寿华
南国星殒-----	董世芳	哲人其萎-----	杨叔荪
痛失良朋-----	余 拯	痛失良友-----	张 明
痛失良友-----	李士英	哲人其萎-----	盛 文
国失良才-----	陈寿民	痛失良友-----	锺超如
痛失良朋--	曾三省 张文汲	韬铃永着-----	满肇云
痛失良友-----	李秉硕	痛失良朋-----	王泽深
哲人其萎-----	邓强亚	痛失师友-----	何鼎新
哲人其萎-----	陈士诚	兵学留光--	梁正中 梁增
硕望长留----	陈兆松 刘冶金 何汉英 李布道 何叔铭 易进德 何乔鸾		

花 圈

其间以花圈致祭有：张彝鼎、郑炳庚、周灵钧、吕国瑞、黄少谷、黄杰、罗友伦、侯腾、马润庠、黄珍吾、彭为国、胡耐安、钮先铭、胡甲里、梁中铭、梁又铭、吴曼君、马璧、林秀栾、李立柏、刘安祺、林文奎、陈度、监察院同仁等诸先生，各致献花圈一个。

金门官兵举行公祭实况

附篇(二)

《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 年 9 月 30 日

金门防卫司令部于九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在房次复兴台举行公祭李高参浴日，由金防部柯副司令官主祭，各高级长官陪祭，与祭者有李高参生前友好及本部官兵四千余人，灵堂悬置挽联花圈三十余件，祭礼在哀乐声中开始，行礼如仪，继由柯副司令官报告李高参生前事迹，达两小时礼成并摄影留念。

祭 文

维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九月十二日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柯远芬率领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全体以鲜花酒醴致祭于李故高参浴日灵前而言曰：

呜呼！

廉江之滨，岭西之阳；灵鍾秀挹，毓有贤良；
颖聪乡慧，齐宇轩昂；斯耶何人，唯君可当；
钦君少壮，志贯宏长；励修力学，手卷不忘；
博今览古，精研穷藏；笔参造化，文射光芒；
名膺学士，复渡东洋；新知饱受，回乎寻常；
杰出人华，铮铮锵锵；参赞幕府，擘划周详；
兵学阐论，启事以方；功在党国，羽化琴堂；
誓师待指，决胜疆场；患难期共，臂助正勳；
曷天不寿，降疴膏肓；形神遽逝，痛尔云亡；
群獠未灭，素愿未偿；缅怀忠义，益我悲伤；

高山苍苍，流水泱泱；勋劳伟绩，百世辉煌；
吊君以醴，魂兮来尝；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挽 联

兵学导师	刘玉章敬挽
著述等身 君尔应无遗憾	
兵书报国 吾侪却失典型	柯远芬敬挽
痛失良材	张晴光敬挽
高风亮节	陈仲泉耿承汉敬挽
文章千古 道德千古	
孔子一人 武侯一人	陈其忠刘开奇敬挽
虎帐谈兵 不让武侯一世	
勋劳伟着 永留丹史千秋	零五九零部队政治部全体同仁敬挽
著述等身 千古兵坛传绝学	
贤者避世 一江秋雨吊先生	张鸣冈敬挽
别几何时那知塞雁西风三略文章传绝笔	
情有难已犹忆浯江夜雨一灯客馆共谈兵	冯静仁敬挽
武可治兵 文可济世	
国失良将 我失知音	于洁清敬挽
为兵者师 为人者杰 虎帐琴堂 频年着伟绩	
化天之神 化地之灵 高山流水 和处仰遗容	汤良科敬挽
永垂不朽	罗锦清敬挽
典型宛在	廖朝发敬挽